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The 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Bamboo Slips and the Silk Manuscripts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著—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The 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Bamboo Slips and the Silk Manuscripts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著 者 /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杨丽丽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304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730 - 2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0730 - 2

I. 简... II. 简... III. ①竹简文 - 研究 - 中国②帛书文字 -
研究 - 中国 IV. 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218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前　　言

姚振武

19世纪末至今的100余年来，大量汉代乃至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的发现，引起历史、文化、思想以及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汉语语言学来说，这同样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资料。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本真实可靠。传世文献屡经传抄翻刻，容易产生错讹，而出土的简帛文献则未经后人窜乱，较多保存了这一时期的语言原貌，因而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第二，数量较多。上起战国，中历秦汉，下迄魏晋，竹木简的出土量已达到20余万枚，有数百万字的语料。第三，时代明确，有利于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第四，地域特点鲜明，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方言差异。第五，语体风格多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时期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分歧，了解从先秦汉语到中古汉语这一过渡时期的语言面貌，理清其发展脉络。第六，异文通假较多，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语音系统的复杂性，突破前人研究的樊篱。第七，简帛用字有助于解决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

王国维曾经指出：“新学问之兴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可以说，简帛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国内外研究者在简帛学的其他领域早已着手，成果颇丰。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虽然陆续有人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看，仍然是目前汉语史研究中相当重要而又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就是我们启动本课题的主要动因。

根据本课题组成人员的学术专业情况，本课题分为简帛文献的语法研究、简帛文献的语义研究、简帛文献的语音研究、简帛文献的文字研究等方面。

语法研究方面。姚振武的《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利用简帛资料地域分布明显、名量词特别丰富的特点，结合传世文献，首次对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考察，并对各地域名量词的称量特点以及历史发展等进行了初步总结。这是一件繁杂却十分重要的工作，为古代汉语名量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李玉的《〈孙膑兵法〉词句中意合法和连词的用法》，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句子成分及分句的连接方式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和研究。文章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疑似错误 10 多处，保证了语法研究的材料的可靠性。文章表明，“意合法”是《孙膑兵法》句子成分的分句相连接的主要方式。文章将单句（或分句）中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方式分为主谓结构、动宾结构、补充结构、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并认为：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的方式当是与主谓结构，动宾结构、补充结构及动词谓语（结构）等方式属于同一个层次的结构方式。在分句的研究方面，明确提出了单句和复句均不应专设紧缩复句的新颖观点，并详细加以论证。文章还对《孙膑兵法》的语言材料的性质进行了阐述，指出：《孙膑兵法》的语言现象反映了简牍文献口语的特征。文章得出结论：秦汉时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是很接近的。这些看法都是有一定的新意的。黄珊的两篇文章，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無”、“无”、“毋”混用情况以及否定副词的相关问题做了有益的考察和探索。

语义研究方面。孟蓬生的《简帛文献语义研究》，集中力量对传统训诂学在简帛文献语义研究方面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简帛词语的考释方法”一节，分因形求义、因声求义、以义求义、语境求义、综合考证法等几个部分。其中“因形求义”部分特别提出的“根据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及其演变规律来探求字词意义”，“因声求义”部分特别提出的“根据语音的系统性和语音演变规律探求字词意义”，则是传统训诂学著作较少涉及和注意的问题。“以义求义”的训诂方法在有些传统训诂学者的头脑中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比如把以义求义说成是直陈词义，把语义的表述和词义的探求混为一谈），所以作者在这一部分明确指出：“根据语义关系探求词义，就是运用词义本身的规律，通过词与词之间意义关系或多义词之间诸义项的比较，达到探求词义的目的。”这些论述表明，作者并不仅仅是运用简帛实例解说训诂方法，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

统训诂学理论的不足。至于“语境求义”、“综合考证”两种方法，过去的讨论较少，作者在这两部分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其中“语境对于词义的提示作用”、“语境对于词义的验证作用”颇值得留意。“简帛词语考释”一节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简帛词语考释的主要成果，是作者自觉运用以上方法所做的训诂实践。其中的一些见解，如“思”字、“图”字、“噬”字等的考释在后续的出土简帛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已经成为定论，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同和称赞。

语音研究方面。张洁的《简帛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鼻冠音与清鼻流音》一文，根据简帛文献中的通假字材料，参考谐声材料，对上古汉语鼻冠塞音以及清鼻流音声母的构成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至迟在汉代还保留了 $*mp-$ 、 $*mph-$ 、 $*mb-$ 、 $*nth-$ 、 $*ŋk-$ 、 $*ŋg-$ 等鼻冠塞音声母和 $*hm-$ 、 $*hn-$ 、 $*hŋ-$ 、 $*hr-$ 、 $*hl-$ 等清鼻流音声母，并且还保留了部分的清鼻流音 $*sm-$ 、 $*sn-$ 、 $*sŋ-$ 、 $*sr-$ 。根据简帛文献中还残存着鼻音字与心母或生母字通假的现象，文章认为 $*hm-$ 、 $*hn-$ 、 $*hŋ-$ 、 $*hr-$ 、 $*hl-$ 更早可能来自于 $*sm-$ 、 $*sn-$ 、 $*sŋ-$ 、 $*sr-$ 、 $*sl-$ ，因为 $s- \rightarrow h-$ 是一个常见的音变。文章从简帛文献通假字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照顾语音结构的系统性和对称性，因此结论比较新颖可靠。

文字研究方面。王志平、董琨的《简帛文字研究》，叙述和讨论了简帛文字研究概况，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简帛文字的特点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少章节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简帛文字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密切联系，如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等。这些方面，一向为文字学家所忽略，本文则多所抉发。其中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简帛文字的特点等章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尤其是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一章，从俗字、古今字、同形字、形近字、错别字、假借字等各个方面剖析了简帛文献对于一般文字学的研究价值，对有关概念、定义辨析分明，所作论证也较为翔实，是比较有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本文在方法论上也较为注意，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同等对待，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精神。同时对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也很注重，经常在彼此的相互比较中凸显各自的特质和异同。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与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其他地下文献研究的一个不

同特点在于，同时还存在大量可资比对的地上文献（传世文献）。我们非常强调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的结合，以体现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因此，本课题最终成果实际是一本充分利用新出土的地下材料，结合地上材料，分专题进行研究的论文集。这一点，与当初的设想略有不同。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是一项新的、长期的工作。面对新的材料，我们提倡课题组成员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各言尔志”，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既然是“新”，就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错误，我们随时准备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改进、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取得进展。

简帛文献内容丰富，年代确定，数量达数百万字。对这样一批新发现的语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不断深入，这批资料的语言学价值将不断彰显出来。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项目，2002年5月立项，当时主持人为董琨。2003年5月，本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简帛文献语料库》的建设开始进行，主持人为姚振武。2004年3月，因原主持人另有任务，《简帛文献语言研究》项目主持人改为姚振武。

从2003年5月至2005年5月，本课题组成员的主要精力放在《简帛文献语料库》的建设上。这一工作，原本不在课题设计之内，然而却是本课题必要的第一步。简帛文献浩繁而分散，收集整理实属不易，文献的制图、录入、造字等工作量大，技术难度高，课题组成员克服人员紧、资金少的困难，团结协作，坚持不懈，乃告初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孟蓬生同志在电子化技术方面，王志平、阎征同志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依据现有公布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外规模较大、搜集较全的一个简帛文献语料库。

2005年5月开始，本课题组成员开始以《简帛文献语料库》为依托的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至2007年9月课题基本完成，近30万字。

目 录

前 言 姚振武 / 1

简帛文献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 姚振武 / 3

- 一 上古个体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6
- 二 上古集体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21
- 三 上古临时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32

《孙膑兵法》词句中意合法和连词的用法 李 玉 / 42

- 一 单句（或分句）中句子成分之间的联结方式 / 44
- 二 复句中各分句之间的联结方式 / 60

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無”、“无”、“毋”

从混用到分化的历史思考 黄 珊 / 79

- 一 《银雀山》中“無”、“无”的混用 / 79
- 二 《银雀山》中“無（无）”、“毋”的混用 / 81
- 三 副词“毋”在后世用字上的分化 / 83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的否定副词 黄 珊 / 87

简帛文献语义研究

简帛文献语义研究	孟蓬生 / 105
一 简帛词语的考释方法	/ 105
二 简帛词语考释	/ 123

简帛文献语音研究

简帛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鼻冠音与清鼻流音	张洁 / 169
一 研究目的	/ 169
二 研究资料	/ 170
三 研究方法	/ 171
四 前人的研究	/ 173
五 简帛通假字所反映的鼻冠塞音声母	/ 174
六 简帛通假字所反映的清鼻流音声母	/ 180
七 结论	/ 192

简帛文献文字研究

简帛文献文字研究	王志平 董琨 / 195
第一章 简帛文字研究概况	/ 195
第一节 简帛研究与古汉语研究	/ 195
第二节 简帛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	/ 197
第三节 简帛文字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 199

第二章 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	/ 202
第一节 文字和书写的载体	/ 202
第二节 文字载体与字体的分类——以“秦书八体”为中心	/ 205
第三节 秦汉简帛纸张等与隶书、草书等字体的演变	/ 211
第三章 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	/ 222
第一节 简帛文字的书写形式与书写内容	/ 222
第二节 简帛文献与书体（字体）研究	/ 226
第四章 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	/ 233
第一节 简帛文字研究与古文字学的关系	/ 233
第二节 简帛文献与文字学史	/ 239
第三节 简帛文献对于一般文字学研究的价值	/ 241
第五章 简帛文字的特点	/ 271
第一节 简帛文字类型	/ 271
第二节 简帛文字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 275
第三节 简帛文字考释的焦点	/ 280
附录 简帛文献语料库目录及简称	/ 288

简帛文献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

姚振武

名量词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关于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地域特征，学界过去很少注意。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考察。

本文的考察实际只是东周至西汉时期汉语名量词的地域分布情况。从殷商及西周的语言材料中，我们很难看出名量词地域区别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名量词本身尚处于萌芽状态，数量很少；二是这一时期语言材料地域性较为单一，不足以呈现区别。东周以降，典籍数量骤增，名量词大量增加，用法也日臻成熟，这就使考察其地域特征成为可能。尤其是最近 100 多年来，大量的战国及秦汉简帛出土，这些简帛名量词丰富，地域分布广，且未经后人更改，是考察名量词地域分布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根据考察结果，上古汉语名量词大致可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临时量词。所谓临时量词（如杯、筐、车等等），又常称为“容器量词”，性质有时与度量衡量词中的容量词比较接近，而且时间越早，二者的界限越模糊。

关于名量词，高名凯说：“这种虚词，有的人，如戴遂良称之为别词 (*spécificatifs*)，因为它的作用在于表示各事物的特别的性质。另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此种虚词为类词 (*classificateurs; classifiers*)。陆志韦曾提议称此等虚词为‘助名词’。”^① 王力、吕叔湘称为“单位词”。^② 这种种不同名称，是对同一种事物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理解造成的，

①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1986，第 160 页。

② 王力：《中国语法学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 116 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第 129 页。

都有一定道理。

汉语的名量词绝大部分是从名词发展来的。一般认为汉语名量词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在魏晋以前，汉语“单位词还没有从名词中分化出来，只是名词中的一小类”^①。这种观点确有其道理，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从语法功能上把名量词与名词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即便把所谓单位词看做名词中的一小类，也还有一个与其他类名词的划界问题，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集体量词、容器量词的产生，与人类的基本生活密切相关。例如液体，如果要计数，就非得通过计量的方式才行，于是生活中的容器自然就成为了量词。群体，如果要计数计量，也非得有集体量词（单位词）不行。我们相信，集体范畴、容量范畴的表达是各种语言通常都有的，当一个语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度量衡量词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唯独个体量词，并非人类语言所必有，而只是汉语以及其他汉藏系语言所特有的。因此我们的考察重点放在个体量词上。

关于个体量词的性质及其产生过程，过去较少探讨，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甲骨文的以下句式：

- A. 动名：登人（《合集》7330）^②
- B. 数名：三千人（《合集》6642）
- C₁. 动名₁+数名₂：俘人十有六人（《合集》00137 反）
- C₂. 动名₁+数名₂：执羌十人（《合集》496）
- D. 名₁+数+名₂（量）：羌其十人。吉（《合集》26911）

A 式是古汉语最基本的动宾结构形式。B 式是古汉语最基本的计数方式之一，其“名”由于有可数性，它与“数”结合，不可避免地有了量的范畴，或者说量的范畴已隐含在“名”里，使这个“名”具有了语义双重性。C 式是 A、B 两种句式的结合。C₁ 式的名₁ 和名₂ 同形，C₂ 式的名₁ 和名₂ 不同形。值得注意的是，C 式的结构是“动名+数名”，而不是“动+名数名”，这是我们认定 C 式是 A 式 B 式结合产物的主要理由。

我们认为，C 式中的“名₂”，实际就是汉语个体量词的最初阶段。这

^① 郭锡良：《从单位名词到量词》，见《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以下简称“《合集》”。

数目字为《合集》中甲骨的编号。下同。

可以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方面来说明。从组合关系来说，在C₁式里，由于两个相同的“名”同时毗邻而现，这就使二者的语义有了分化的可能甚至必然。其结果是，“名₂”的“名”范畴由“名₁”来承担，而“名₂”则只有“量”范畴了（或者说量词化了）。黄载君说：“甲文还出现‘俘人十牛六人’，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词。”^①洪波也指出：“这种结构出现以后，后一同形名词立即成为羨余语素，因而发生虚化，成为类别词的初始形式。”^②二位所言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认为C₁式又可以表述为“动+名₁+数+名₂”，其中“名₂”是汉语个体量词的雏形，也是关键阶段。在C₂式里，“名₂”与“名₁”不同形，“名₂”的量词性更为明显。上述“分化”使得“名₁+数+名₂”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于是有了D式。C₁、C₂式在甲骨文中多见，D式很少见，当是晚出的受限制的格式，从其后的表现来看，通常出现在“账单”类的材料中。表面上看它是独立的，实际上它很可能承前省略了动词，或至少有一个类似“有”的存现动词隐含着，因此它实际上是C₂式，不妨描写为“（动+）名₁+数+名₂”。总之，只要它前面动词一显现，“名₁”在结构上立刻属于动词，成为C₂式，直到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如“种树三棵”、“吃饭三碗”之类）。这是它的“胎记”。

从聚合关系来说，殷商时期汉语容器量词、集体量词的出现一律采取“（动+）名+数+名（量）”的形式，与C式中“名₂”的位置完全一致。这当然给“名₂”的个体量词化以巨大的类推力。例如：

- (1) 虬贝十朋，吉。（《合集》29694）
- (2) 王令匱（寢）収（农）省北田三（四）品。（寝农鼎）殷代
- (3) 丁酉卜，贞：王宾文武丁伐三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
（《合集》35355）
- (4) 其登新鬯二升一卣王〔受又〕（《合集》30973）^③

① 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

② 洪波：《汉语类别词起源初探》，见《坚果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按：洪波所言“类别词”，就是本文的个体量词。

③ 此“升”《甲骨文合集》作“彑”，《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释为“必”，从用例来看，也是一个容器量词。